

《纽约时报》畅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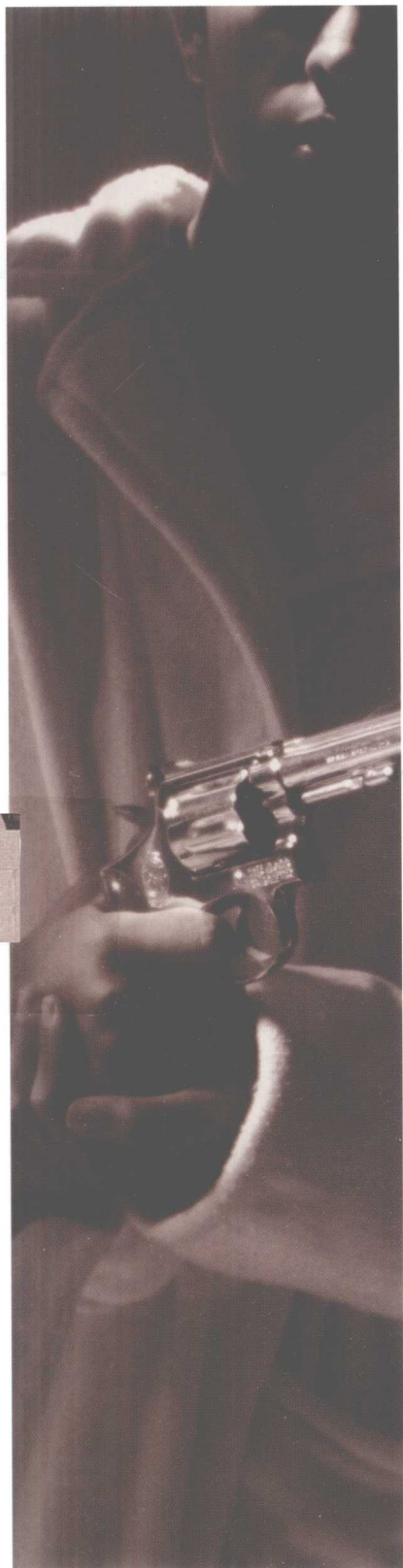
高居《纽约时报》榜首的最火畅销书作家尼尔森·德米勒的经典作品，《华盛顿邮报》盛赞：“故事扣人心弦，让人百读不厌，魅力无人可挡！”



THE GATE HOUSE

豪门庄园

[美]尼尔森·德米勒 著
孙文龙 译



本书是德米勒写得最好、也是构思最巧妙的作品。这是一部好莱坞大片似的惊险小说，情节扣人心弦，场景异彩纷呈，读者很快就会读小说每一页中那活生生的内容所打动。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外国优秀畅销小说文库
尼尔森惊险小说系列

豪门庄园 **THE GATE HOUSE**

[美] 尼尔森·德米勒 著
孙文龙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豪门庄园 / (美) 尼尔森·德米勒著; 孙文龙译.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96-3342-8

I. ①豪… II. ①尼…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3010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 1209723

Copyright © 2008 by Nelson DeMille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Nicholas Ellison Agency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出版人: 唐伽

责任编辑: 沈喜阳

装帧设计: 尹晨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 (0551)3533889

印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4391446

开本: 700 × 1000 1 / 16 印张: 34 字数: 60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纽约时报》排名第一的畅销书作家尼尔森·德米勒为其经典巨著《黄金海岸》倾心打造的续集：《豪门庄园》

此书献给詹姆斯·尼尔森·德米勒——我生命中的新篇章。

亲爱的读者们：

多年以来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无论何时，只要人们一提到尼尔森·德米勒的名字，就会开始一场无休止的关于哪本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书”的争论。他的每一个书迷似乎都有自己最喜欢的书，但是出现最多的书名莫过于《黄金海岸》。这本书以长岛具有传奇色彩的黄金海岸地区为背景，再加上作者对那些拥有金钱和权力的人们的财富转换的迷人描写，因此经常被称为“盖茨比遇到了教父”。

多年来，喜欢《黄金海岸》的书迷们一直催促德米勒写一本续集，但他一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直到现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德米勒又回到了犯罪现场，可以这么说，他也回到了“9·11”事件之后的这个世界：这里的各种礼仪依然盛行，这里的道德依然受到人们的质疑，这里的那些大庄园大都已经变成了整齐规划的住宅小区，而危险却在日益逼近。

《豪门庄园》是一本极好的书，我想你会同意我的话的，这本书值得期待。

希望你能喜欢它。

你真诚的杰米·拉博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执行副总裁兼出版人)

引子

这里的花园是多么地美丽；
花园里的花朵与天上的群星争奇斗艳。
有什么能与彼处那雪花石膏花瓶似的喷泉相比？
只有天上的那轮满月，闪耀在
晴朗的碧空中！

——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在小说《阿尔罕布拉》中对西班牙格兰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城堡的描写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借着天空中那轮圆月的光亮，我——约翰·惠特曼·萨特——正观察着我妻子苏珊·斯坦诺普·萨特的一举一动。此时她正骑着那匹叫桑给巴尔的马穿过她祖辈留下的田产——斯坦诺普庄园那寂静的领地。

那轮初升的圆月显得十分怪异，它发出神秘的光线，照耀着周围的一切，把所有的颜色都变成如白银般的蓝白色。

苏珊骑马穿过一排高大的松树，进入隔壁那个名叫阿尔汗布拉的庄园，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到那里去。我希望她事先得到了这个庄园的新主人——那个叫弗兰克·贝拉罗萨的黑手党老大的允许。

月光下，雄伟高大的树木在草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借着月光，我能看到远处那栋巨大的、外墙刷着灰泥的豪宅。除了从二楼阳台那紧闭的玻璃门里透出一点灯光之外，整个别墅一片漆黑。我知道，那个阳台通往豪宅的藏书室，弗兰克·贝拉罗萨通常就坐在里面的真皮沙发上。

苏珊来到大宅附近，下了马，把桑给巴尔拴在树上，然后朝那座仿照罗马废墟建成的古典花园里的那个长长的水池走去。

水池的另一头是高举着三叉戟的海神尼普顿的雕像。在他的脚下，从四条石鱼的嘴里喷出的池水洒到雪花石膏做成的贝壳里，然后再从贝壳的边

001

引子

缘溢出,流回水池。

水池另一头离我较近的地方是圣母马利亚的雕像。那是一尊新塑的神像,我知道那是贝拉罗萨的妻子让人放在这里的,以便能和对面那位半裸的异教之神形成一种平衡。

一阵柔和芳香的微风吹动柏树枝条,林间传来夜鸟的歌声。真是一个美丽的夜晚,苏珊似乎已经融入了月光里,与这个神秘的花园融为一体。我似乎也陶醉在这魔幻般的夜色之中。

等我再次把注意力转向苏珊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脱掉身上的衣服,然后一件件地搭在圣母雕像上,这让我既感到惊奇,又迷惑不解。

苏珊朝水池边走去,红色的长发在风中飘扬。她来到水边,凝视着水中自己赤裸的倒影。

我刚想脱掉衣服来到她身边,但就在这时,我发现藏书室的灯光已经熄灭,阳台的那扇玻璃门已经打开了。虽然我没看到有什么人在那里,但还是感到一丝不安,于是我便待在树荫里没有动。

紧接着我便看到阿尔汗布라의白色墙壁上映出一个人的轮廓,他正迈着坚实有力的步子朝水塘的方向走去。等他靠近一些的时候,我认出那是贝拉罗萨,他身上穿着一袭黑色的睡袍。此刻他正站在海神尼普顿的雕像旁边,月光下,他的面部表情看起来很不自然。我想喊苏珊,但却说不出话来。

苏珊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她继续凝视着水中的影子,但贝拉罗萨此刻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身体。看到这个男人盯着我妻子赤裸的身体,我愤怒了。

那一刻整个场面似乎凝固了,苏珊和弗兰克像他们身边的那尊雕像那样,一动不动。我也像是冻在了那里,无力干预,虽然这时我需要去保护我的妻子。

接着我发现她已经意识到贝拉罗萨的存在,但她却没有做任何反应,这让我很费解:她本不应该光着身子站在这个男人面前的啊。我对她的行为感到非常气愤,对他也是。一股愤怒的激流涌过我的脑海,但我却说不出话来,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盯着苏珊,此时她已经转过身,背对着水池和贝拉罗萨,我想她可能是要离开这里。接着她扭头朝我藏身的方向看了一眼,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声音。我朝她走了一步,就在这时,她突然扬起双臂,向后跃身跳入池中,然后猛力挥动双臂,赤裸着身体游过荡漾着月光的水面,朝弗兰克·贝拉罗萨游去。我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已经脱光了衣服,光着身子站在那里,双臂抱在胸前。他身材高大,非常结实,月光下,他看起来像身旁的那尊石雕神像一样威猛。

我想喊苏珊,让她回来,但有种东西却让我保持沉默,静观下一步的情况。

苏珊游到水池的尽头,爬到一个贝壳上,站在高大的海神像旁边。她抬头看着贝拉罗萨。贝拉罗萨站在水池边上没有动,只是转过头来看着她。

他们相互凝视着对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很不自然。随后贝拉罗萨便走进贝壳的浅水之中,站在苏珊面前。

他俩说着话,但除了水流溢出贝壳发出的哗哗声之外,我什么也听不到。看到这种情景,我很愤怒,不过我仍不相信苏珊会留在那里,我希望她跳入池中,离开贝拉罗萨。然而,看到她仍然一丝不挂地站在贝拉罗萨的面前,我逐渐意识到她是特意到这里来会他的。

看来让苏珊重新跳入水中离开他是不可能的了。就在我绝望之际,我看到苏珊在浅水中跪下来,把脸埋到贝拉罗萨的两腿之间,把它含在了嘴里。她的双手紧抓着他的臀部,以便让他离自己更近一些。

我闭上了双眼。等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苏珊已经在贝壳里躺了下来,向两边大张着的双腿在贝壳里溢出的水瀑上方不停地晃动着。贝拉罗萨则站在水池里,把脸埋在她的胯间。接着,他忽然抓起苏珊的双腿,把它们架到了他的肩膀上,然后他身子一挺,好像从水里跃出一样,猛地刺入她的身体,弄得苏珊从喉咙深处发出长长的一声尖叫。他继续大力冲撞着她的身体,她那高高的呻吟声让我目瞪口呆。

“萨特先生!萨特先生!飞机正在降落,请系好安全带。”

“什么?”

“飞机正在降落,”一位女士的声音对我说道,“你得系好安全带,然后把你的座位调正。”

“哦……”我调整好座位,然后把安全带系好,这时我注意到我的裆部正高高地挺立着。上帝啊,真让人尴尬,怎么会这样呢?接着我想起了刚才做的梦……

我从来没有问过苏珊她是怎样、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开始与弗兰克·贝拉罗萨偷情的——我也不想去听其中的细节,到现在为止这一切对我来说都还是一个谜。我的精神病医生——如果我有这样的医生的话——会说我的梦是在潜意识里试图填补这项空白,也就是这场风流韵事中所不知道的那一部分。这并不是说在我与她离婚十年之后,我还在乎这个。用法律术语来说,我指控她有通奸罪,她也承认了。这个国家并不要求过多的有趣的细节,或者详细的证词,因此我也不需要多问。

这架不列颠航空公司的客机飞过长岛海峡的上空,即将降落在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今天是五月二十七号,礼拜一,现在是下午四点钟左右,天

气晴朗,我记得今天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在我的下面,长岛的北岸,我能认出那个叫“黄金海岸”的地方。十年前我曾生活在那里。也许,如果我再看仔细一点的话,我还能认出那两片相邻的地产,一处是斯坦诺普庄园,另一处是阿尔汗布拉。

目前我住在伦敦,此次回美国的目的是看望一位老妇人,她就要去世了。或者,在我长达七个小时的航程中,她也许已经不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来得及参加她的葬礼,在她的葬礼上我还会见到苏珊·斯坦诺普·萨特。

看到死人躺在棺材里,总能让我们不得不感叹人生的短暂,还会让我们重新思考生活中的诸多我们无法释怀的失望、怨恨和背叛。然而,不幸的是,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一切带到坟墓里面去,或者被那些无法让我们原谅的人带到棺材里面去。

苏珊啊。

但是,我们总是在内心里去原谅他们,这并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充其量不过会让你损失些许自尊。也许原因正在于此吧。

我坐在商务舱的右侧,所有的人都把头朝向窗外,注视着曼哈顿的轮廓。从三四千英尺的高空望去,景色确实非常壮观。不过就像大约九个月前一样,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这个城市里失去的那一部分。上次我回纽约是在“9·11”过后的几个礼拜,那时那堆废墟上仍冒着缕缕黑烟。这一次我不想再去看它,但这时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喊道:“那就是双子塔原来的地方,看左边。”他的手臂在我面前晃动着:“看那里。”

我回答说:“我知道。”然后拿起了一本杂志。纽约我认识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曾对我说过,“9·11”事件促使他们重新思考了自己的生活,让他们从长远的角度看待一切。这对未来是件好事,但却无法改变过去。

这架不列颠航空公司的客机正在做最后的着陆准备,几分钟后,我们开始在肯尼迪机场上空降落。

我旁边的那个人说道:“回家真好。”他接着问我说,“你的家在这里吗?”

“不在。”

很快我就会打一辆出租车,朝以前我称之为家的那个地方驶去。现如今,时间已经部分地将它从我的脑海里抹去。它冲刷掉了太多美好的记忆,留下的只有前面我说过的那些失望、怨恨和背叛的记忆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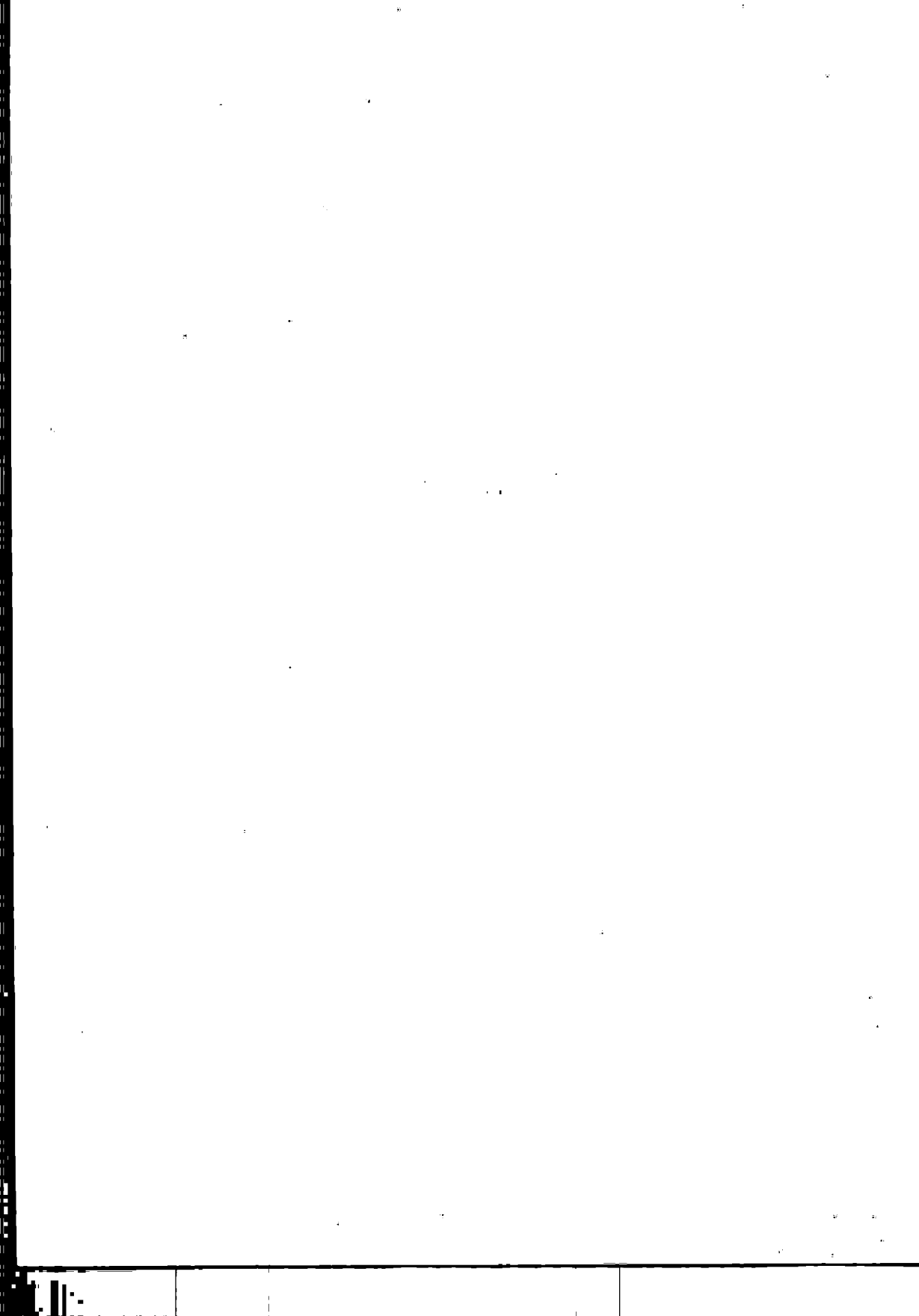
飞机减速了,接着便在滑行道上朝着终点滑去。

现在我又回来了,并且一直会待到葬礼之后。也许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尽力让过去和现在达成和解,这样的话在回英国的飞机上我也许会做个好一点的梦。

第一部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F.斯科特·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第一章

我从伦敦回来已经有一个礼拜了，此时我正坐在前妻以前的庄园——斯坦诺普庄园——那座小门房里的餐厅的餐桌旁，费劲地整理着十年前我寄存在这里的那些旧文件、家庭照片和信件。

自从我与苏珊离婚后，我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盼望的一个梦想：我驾着一艘四十六英尺长的摩根型双桅船——我称之为“波玛诺克二号”——花费三年的时间做了一次世界环游。顺便说一下，“波玛诺克”是本地印第安人对长岛的称呼。我那位杰出的祖先、长岛的本土居民沃尔特·惠特曼先生经常在他的诗歌里使用这个词——如果沃尔特大叔有一艘四十六英尺长的游艇的话，我敢肯定他会把它命名为“波玛诺克号”，而不会是“我听到美国在歌唱”——这个名字刻在船尾显得有点长了，当然也不会是“草叶集”，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跟航海没多大关系。

我航行的最后一站是英国的伯恩茅斯，三个世纪以前，萨特家族的那些先辈们就是从这里扬帆远航，驶向美国。

冬天就要到了，我彻底厌倦了海上生活，口袋里的钱也不多了，再加上我的旅游癖也得到了满足，于是我便以一半的价格卖掉了那艘船，然后去伦敦找工作。最终，我和一家需要一位美国税务律师的英国法律事务所签了约。在成为波玛诺克二号船长之前，我就是干这个的。

我把几张苏珊的照片铺在餐桌上，在树形吊灯的灯光下一张张看着。苏珊以前是——现在也许依然是——一个漂亮女人：她有一头红色的长发、一双勾人心魄的绿眼睛、一对微微翘起的嘴唇和一副只有骑手才有的完美身材。

我拿起一张照片。照片里，苏珊坐在我第一艘船，也就是原来的那艘波玛诺克号上。那是一艘三十六英尺的摩根型帆船，我很喜欢它，但最终我宁愿在牡蛎湾港把它凿沉，也不愿政府拿它去抵押我拖欠的税款。我想，这张照片可能是1990年夏天在长岛海峡的某个地方拍摄的。照片上显示那天的天气很好。苏珊站在甲板上，一只手捂着下身那火红的丛林，另一只手则捂

007

第一部

在一只乳房上。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吃惊的表情，既带着一丝挑逗，又有些许害羞。

那是苏珊在野外表演性剧的场景之一。我记得我是从一只爱斯基摩人用的皮船爬到游艇上，发现船上只有她一个人，并且还一丝不挂，于是便让她做了我的性奴。

这个女人不但有一副绝佳的身材，想象力也是一流，并且性欲十分旺盛。说到性爱场景剧，它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婚姻之火继续燃烧。它的效果十分明显，因为二十年来我们俩都没有对对方不忠。至少可以这么理解，直到一位新演员——弗兰克·贝拉罗萨先生——搬到隔壁之后才发生了变化。

我拿起一瓶陈年的法国柯纳克白兰地，这是我在餐具柜里找到的，然后往咖啡杯里倒了一些。

我此次回美国的目的与这间房子以前的住户——乔治和埃塞尔有关，他俩是斯坦诺普庄园的家庭用人。乔治是个好人，不过十年前就死了。他的妻子埃塞尔不像他那么和善，现在躺在收容所里，很快就要跟她的丈夫团聚了——除非乔治与天堂的守门人圣彼得提前商量过了：“不是说好了让我得到永远的安息和平静吗？她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吗？她喜欢热一些的气候。”不管怎样，我现在是负责处理埃塞尔财产的律师，因此我需要处理这一切，还要参加她的葬礼。

我回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间门房目前是我在美国的合法地址。不过很不幸的是，这栋房子很快就要转到一个名叫埃米尔·纳西姆的伊朗人手里。斯坦诺普庄园的主宅以及庄园里大部分的田地——包括那栋客房楼——现在都归他所有。不过，目前埃塞尔·阿拉德仍然拥有在门房的终生居住权。也就是说，在她去世之前，她可以免费租住在这里。这栋免费居住的房子是苏珊的祖父奥古斯塔斯·斯坦诺普给她的（因为埃塞尔当时曾对他施加了压力）。埃塞尔非常友好地允许我把我的东西存在她这里，并且我每次回美国都让我到她这里来住。埃塞尔心里恨我，不过那就说来话长了。不管怎样，埃塞尔在这栋门房和这个星球上的租住期就要到头了。所以，我从伦敦回来不光是为了向她告别，还要为我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找一个新家，寻找一个合法的新地址，这对一位公民和债权人来说似乎是必须要做的。

这是自去年九月份以来我第一次回纽约，上次我到达伦敦机场时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来到纽约后我在耶鲁俱乐部待了三天，因为偶尔要回纽约出差，我保留了这里的会员身份，看到这个大城市现如今变得如此安静，空空如也，满眼凄凉，我感到非常震惊。

我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一个人也没见。我本来想去看看我的女儿卡罗琳的，但在“9·11”之后，她已经从位于布鲁克林的寓所搬走，到南加利福尼亚

亚的希尔顿黑德和她母亲住一起了。我儿子爱德华则住在洛杉矶。所以,那三天的时间里,我一个人沿着这个城市那些寂静的街道四处晃悠,看到从爆炸核心点的地方仍有黑烟冒出。

我越看心情越糟,于是便乘飞机返回伦敦。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就像是回家料理死去亲人的后事一般。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听说我认识的人中有十一位在世贸大厦里丧命。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我以前邻居和有过业务往来的人,其中包括与我关系最密切的一位朋友,他抛下了妻子和三个孩子。

现在离“9·11”已经有三个月了,我又一次回到这里。一切似乎已经步入了正轨,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一边喝着咖啡加白兰地,一边看着那一堆堆材料。那些文件还有很多没有拣完,我希望埃塞尔能再多活一段时间,这样纳西姆先生就不会在埃塞尔的租赁到期之后马上把这栋抵押房屋变成自己的财产。这话我得去跟纳西姆先生谈谈,如果去跟埃塞尔说让她再多活几天,以便我有足够的时间整理物品就显得有点不明事理,也有点自私。

由于晚上很冷,再加上我又没有碎纸机,于是我便在餐厅的壁炉里生了堆火,把那些一旦在我突然咽气之后不想让孩子们看到的信件和照片扔到火堆里。

其中有一些是他们母亲的裸体照片,与其说这些照片展现的是她的好身材,不如说是说明她的脑袋有问题。苏珊以前——我敢肯定现在也是如此——就有点神经不正常。不过说实话,这一点我并不十分在乎,这也并非我俩婚姻危机的直接原因。我们俩的问题就出在她跟隔壁的那位黑手党老大的事上。后来她又用枪打死了他,这让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她开了三枪,其中一枪正中裆部。哎呀。

我拿起那些照片,然后把椅子转到炉火那边。想要销毁这样的东西总是很难下手。不过我得告诉你,作为一名律师、一个男人,保留不想让家人和仇家看到的那些东西是不会有有什么好果子的。

我凝视着炉火,看着火焰舔着被烟灰熏得发黑的炉砖,手里紧抓着那些照片。

她就那样杀死了她的情夫——主教弗兰克·贝拉罗萨,大亨中的大亨,老大中的老大。并且,由于司法部认为她有可以从轻处理的行为而逃脱了处罚——至少在法律上是这样的。

实际情况是,司法部在这件事上做了从轻处理,因为他们事先犯了错误,没有为萨特太太做安检就让她进去看望贝拉罗萨老大。贝拉罗萨当时正被囚禁在他自己的别墅里,心情极度糟糕,所以需要另一个男人的老婆来

取乐。

想起这件事我仍然十分恼火,这一点你应该能猜到,不过我现在基本上是不再想它了。

与此同时,我还需要考虑一下这次回来仅仅是为了给埃塞尔安排后事,还是会永久居住在这里。我以前一直在进行法律专业的继续教育,我还是纽约州律师协会的成员,所以我没有把所有的后路都断掉。从理论上讲,在这里我还是能够找到工作的。以前我一直是我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公司——帕金斯-帕金斯-萨特-雷诺兹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家事务所目前仍位于华尔街23号。那是一栋历史悠久的大楼,上个世纪之交曾经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炸弹袭击,现在在“9·11”的火光之下,它更加显得有些古香古色了。

在伦敦生活的七年里,我一直在前面说过的那家英国律师事务所上班。作为他们的美国税务律师,我告诉他们,与国税局周旋是美国人的一种传统。这么做对我来说是一种报复,因为就在我的妻子跟那个黑手党老大在一起胡搞的时候,国税局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这两件看似毫无联系的事情实际上相互关联,不过我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明白其中的玄机的。

我想我经历的一切对本来宽松舒适的生活来说是一场小小的灾难。不过灾难能塑造一个人的性格,而且说老实话,这件事也不全都怪苏珊、弗兰克·贝拉罗萨、国税局,或者我那些自命不凡的合伙人。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我的错,因为我也跟弗兰克·贝拉罗萨有来往。我为他提供了一点法律服务,比如担任他杀人的那个案子的辩护律师。作为华尔街上的一位知名律师,我一般不受理这样的业务,帕金斯-帕金斯-萨特-雷诺兹律师事务所也不会同意我这样做。因此,我通过蝗虫谷的办事处接下了这笔业务,但是只要媒体知道了,你是盖不住的。

现在回想起来,接下一位黑手党老大的案子无异于在职业生涯和社交生涯上自杀。但是,那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我已经厌烦了以前的生活。苏珊同意我那么做,她还鼓励我跟弗兰克·贝拉罗萨交往,她跟我说我需要这样的挑战。我想苏珊一定也厌烦了那时的生活,并且就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她在弗兰克·贝拉罗萨身上还另有所谋。

说起苏珊,我已经通过儿子爱德华了解了她的情况。爱德华是这样说的:“妈妈已经把我们的房子买回来了。”

先别管他话里的语法错误——从小到大我一直让这个孩子在最好的学校里上学——爱德华的意思是苏珊又重新拥有了斯坦诺普庄园里的那栋做客房用的别墅。结婚后我们在那栋别墅——里面有六间卧室——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婚后生活,它就位于庄园主车道上面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也就是说,苏珊和我现在是邻居了。

那栋别墅和周围的十英亩土地被苏珊的父亲威廉——他是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大浑蛋——与其余的那二百六十英亩单独划开，送给苏珊当嫁妆。因为我是新郎，所以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田契上没有我的名字？不过你得理解这些有钱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你也得理解像威廉这样的大浑蛋。更不用说他那个没脑子的老婆，苏珊的妈妈夏洛蒂了。很不幸的是，这两个东西现在还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希尔顿黑德活得好好的，还经常去打高尔夫球呢。自从十年前苏珊在那场不幸的枪杀案中杀死了她的情人后，她一直跟她的父母住在那里。

在去南加利福尼亚之前，苏珊把那栋房子卖给了一对从哈德逊河西岸搬迁过来的白领阶层夫妇。如果你的妻子把房子卖掉，然后搬到别的地方去住，这说明你的婚姻有问题了。然而，事实上提出离婚的人是我。苏珊希望我们能住在一起，她特别指出她的情人已经死了，因此我们不必担心在某个宴会上会遇到他。事实上，她声称这正是她要杀死他的原因所在，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一起了。

她说的并非都是实情，不过这个构思听起来还不错。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我们真的该住到一起，不过当时我对戴上绿帽子一事非常恼火，我作为男人的自尊受到沉重的一击。我的意思是，不光我的朋友、家人和孩子们知道苏珊跟那个黑手党老大有一腿，就连整个该死的国家都知道了，因为那些小报上写着“死鬼老大上了律师的老婆”等诸如此类的话。

如果我按照苏珊的建议，亲手杀死他的话，那么我们之间的事情早就一了百了了。不过我可不会像她那样轻易脱身，至少我得跟贝拉罗萨的家人和朋友有个交代。

于是她把房子卖掉了，我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当然，我还有耶鲁俱乐部，我在那里是一直受欢迎的。但是苏珊很不明智地对我说，新寡的埃塞尔·阿拉德的门房那里或许会需要一位房客。这个主意倒是不坏，因为这样埃塞尔既能得到一点房租，还可以有人代替她死去的丈夫做点零碎活。于是我就搬进了那间空余的卧室，然后把我的财产全都放在了墙角处，过去的十年里它们就一直堆放在那里。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我跟我的合伙人把所有的账目都结算清楚，然后用这笔钱买了一艘四十六英尺长的摩根型游艇，我把它命名为“波玛诺克二号”。那时候，在双方的一致同意下，我退出了锡旺哈卡柯林斯游艇俱乐部，所以我是在买船的那个公共码头那里扬帆出海，开始了三年的海上冒险生活。

想当年奥德修斯是尽力往家里赶，而我则是想尽一切办法离开我的家。奥德修斯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妻子，也许我也是，不过我没见着。我曾告诉苏珊我会在希尔顿黑德进港，我差点就这样做了。但是，就在我看到陆地的

那一刹那,我又掉转船头,返回了大海,只是扭头往港口处看了一眼。断就断它个干净利索,毫无遗憾。

我没有把苏珊的裸照扔到壁炉里,而是放在了桌子上。也许她还会想着要回它们呢。

我又往咖啡杯里倒了些柯纳克白兰地,然后喝了一口。

我抬起头来,看着埃塞尔和乔治的照片。那张照片镶嵌在壁炉架上方的那个巨大华丽、手工油漆的相框里面。

那是一张结婚照,是二战时期拍摄的,乔治穿着他的白色海军服,埃塞尔则身着当时流行的白色婚纱。埃塞尔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标致,我能够理解苏珊的爷爷奥古斯塔斯——他当时是斯坦诺普庄园的主人——是如何打破阶级的界限,与一位女用人搞到一起的。当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这样做都是不可宽恕的,特别是作为斯坦诺普庄园的用人,乔治参加了战争,当时正在太平洋上保卫美国免受侵犯。但是,就像我年轻时在越战中发现的那样——在刚刚发生的这场战争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战争会摧毁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并且会导致更多男盗女娼的事情发生。

我盯着照片上埃塞尔那天使般的脸庞。那时候她确实很漂亮,也很孤单,乔治又暂时不在镇上,而奥古斯塔斯既有钱又有权。不过,从家庭记录来看,他不像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前岳父威廉——那样是一个喜欢偷偷摸摸暗中操作的浑蛋。我想奥古斯塔斯只是一时冲动(斯坦诺普家族的人都这样),并且,只要你看看奥古斯塔斯的老婆,也就是苏珊的奶奶的照片之后,你就会明白奥古斯塔斯为什么会犯糊涂了。我想苏珊是继承了她老娘夏洛蒂的好脸蛋。夏洛蒂虽然有点少脑子,但直到现在依然很迷人。

谈到脑子和美貌的问题,我的孩子们两者兼而有之,一点也不像斯坦诺普家的学童。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像我家这边的人,我很高兴,不过我的父母在精神健康方面也不是什么好榜样。我觉得我可能是他们收养的孩子,真希望,也祈祷这是真的。

事实上,我在海上做环球旅行的时候,我的父亲约瑟夫已经去世了,我没有能够参加他的葬礼,直到现在母亲都没有原谅我。不过她这么做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说到孩子、父子关系和基因的问题,埃塞尔和乔治有一个女儿,名叫伊丽莎白,她长得很漂亮,就住在当地。伊丽莎白继承了她母亲的美貌,但看起来也特别像乔治,这让我放下心来,不用再担心斯坦诺普家族再多出一个孩子来。

说到我的孩子们继承斯坦诺普家族财产的事,我得多说两句。我觉得在忍受了他们的外祖父母一辈子后,他们应该得到那些钱。我也该得一些,不

过，遗嘱检验法院会发现我在斯坦诺普家财产方面提出的这项要求——威廉的胡说八道我忍受了很多年，他应该补偿我——是很不审慎的决定。

无论怎样，历史摆在那里——萨特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百年前的长岛。这段历史就像爬在客房楼和门房墙上的英国常春藤一样缠绕着我们的家族。远远看去，感觉很不错，但它却遮盖住了房子的框架和房屋的结构。最终，它会把墙砖和泥灰全部腐蚀掉。

想当年，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坐在离我现在不远的地方给他那部《了不起的盖茨比》做最后的结尾，他的话是正确的：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阿门。

我伸手去拿白兰地的时候，注意到有一札用橡皮筋捆在一起的贺卡。我随便从里面抽出来一张，那是一张标准的贺年卡，上面印着“爱情”、“幸福”、“快乐”等字样，在这些字下面，苏珊写道：“约翰，你不会知道，有多少个早晨，我从睡梦中醒来，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你躺在我的身边。我愿意在我的余生里就这样看着你。”

我把那些贺卡收拾起来扔到了壁炉里。

我起身到厨房里又倒了一杯咖啡，然后从后门走出屋外，站在院子里。在那里，我能看到客房楼里还亮着灯，那里曾是我和妻儿们一起居住的地方。我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然后回到屋内，重新在餐桌旁坐了下来。我早已料到回到这里并非易事，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难。